

國學基  
本叢書  
明季北略  
中

卷之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956B

書叢本基學國

明 季 北 略

(中)

輯編奇六計



行發館書印務商

# 明季北略卷之十五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敍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弈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



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鐵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福禍。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

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己卯八月。磔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囚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刺。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識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鄭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事。爲鄭奪去。宗達謂輕己。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鄭。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鄭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僞也。

###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變身是也。峯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姪。大宗伯孫淇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妒。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爇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睂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

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勵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峯陽而跪。而嫗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母則百其額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莅之耳。由是母額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嫗曰。折筭耳。母懇求。嫗曰。惡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蹈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水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蝟集鵠候。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類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版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隨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

不得。不自簡。後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不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株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崧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尚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崧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爲子舍之裝奩。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闔門從入。莠稂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攜。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崧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婦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崧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爲崧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崧陽諱鄭。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畱中。鄭又論之。謂畱中不發。必有伏戎。援奧之奸。時魏孽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里。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崧陽則從陸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



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腆逾至尊。在崧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參之者發其杖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宣冤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窗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款。法無輕貫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疎縱。獄案未定。滿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殯。絕與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變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豎一有丫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副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

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鉤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鉤。穎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尙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杙。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罰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峯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闌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鄭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鄭鄭。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鄭。后懼而止。鄭聞將磔。執筆畫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鄭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鄭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鄭以母故。慙父披剃。避居浙之某寺。鄭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駭。蓋令乃振先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脅入腹。而妊。

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曆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窆窆。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彤家擇日卜地。盛衣冠。兆于檀。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啓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櫛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懌。命內外埽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自繇。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小頃屬纊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于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

存一線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十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兼葭蘋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畱遺編數卷。未殁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祕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崇禎閒。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睂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睂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詰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閒。差似睂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睂公加人一等矣。

###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千遞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

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郟。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闈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髻。踉蹌而往。長揖就坐。闈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兪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臥。屋梁下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闈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己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遺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略。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又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忠窘逸去。良玉迫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脅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閒，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者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漑。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素月餉，且請灑陝廬靈闕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入房山。文燦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誣也。五月，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鈿，之鈿臨歿，瀝血書絕命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于房縣。良玉聞變，曰：經略縱虎負嵎，使我撻之不去，必以逞遛罪我。令旗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

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畱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曰：「抓他頭來。」即斬首去。遂叛。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郟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己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贏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大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祔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選。邦聞。甯與令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欲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勒于文廟。親賦饒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斂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郎事委郎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草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撤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



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郟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咸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祇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在內。因上文而併之及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豆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九月命有司賑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己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訁上念窮民罹災蠲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

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段良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問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歷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科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選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萃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六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款接。至歲貢廩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聞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遣緹騎。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釀金爲贈。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虧體辱親爲可恥。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旂尉至。郎與偕行。將拜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戍。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訊日。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晚北司帥逼供。黨與煨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遺仲吉。亦在繫中。竝送部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闔郡惶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十二十餘金。時舅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六。送三十金。蓋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氏之房師也。姜曰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

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遺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舅氏舅氏以爲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也已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辭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辭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遂于丁丑八月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焚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子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便于富貴耳

禁薦

薦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痿陽。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郎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允亦禁薦。有人種少許。治之用。賄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薦。避去。故呼爲回龍草。

###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畧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郟均走伊雒。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鏗。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左師。奔穀城。獻忠以資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郟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賑。斗牛服。

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啓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蘭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畱銀。進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過一女子耳。昔圍重慶。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鬚眉者哉。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于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鯨等。送襄陽獄。獻忠攀籐越嶺逃去。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二快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旣獲。卽宜誅之以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須臾。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

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留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顧當事猶惜其妻子，護其黨羽，謂何之哉。

###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師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旣而聞瑪瑙山之捷，後奏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須後命。人龍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當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舐望，遂逡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己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聞。敍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瞋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



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樅陽文士。樅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樅陽猶寂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閒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裨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苟前者已過。後或不續。卽殺之。衆懼疾行。驅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人不。不過三十騎。督轡獻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卽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氈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毯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拂。輒棄綾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戊寅歲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迸裂。左右驍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簡。三奏旣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閒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款囑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

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疑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略。或當意者。卽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晝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遁逸。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閒。所遣夜則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旣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卽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播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土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閒道乞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尸祝之。凡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人。悉手刃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當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

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予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會須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畱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口。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顧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旣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喉尙未斷。令四人舁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氈帽邊燒灰傅之。晚閒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康熙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予在縱陽。見石舫項上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異之。是秋。卽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舫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閒數百里。猝至。所謂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犯。蓋陷大昌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史略所載之月。恐有小誤。此出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蠡起。嘯聚大行山。應賊。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浙瀝有聲。所雨皆小豆。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隍免參。邑令龐昌允敦請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掌。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貴人飢。予隨內父杭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陸畔。幾無下足處。藜噉米菽。予于杭氏齋中。每噉菘豆粥。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全州。巷扉緊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人情嗷嗷。洵洵。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笞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禳之。

男婦田閒鳴金呵逐。裳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卽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兵峰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閒。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托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口口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拳。毆碎頭面。血污滿體。以世奇侵至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允緝拿亂民一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閒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關上有當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十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承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閒。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成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臥一秀士穿舊網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鐙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即相攜行乞到此夫亦宦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失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恥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耳上銀鐙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得乞貲倩工埋訖舉衣衽兜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殯焉耳上銀鐙尚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恥者觀此掩面矣

此页空白

#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徵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簿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門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略袁崇煥庶吉士鄭鄴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尙書陳新甲賜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縊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樓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鬻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



儒旣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閒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

###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卽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卽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尙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卽奉行。尙則宣聖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大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邇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

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率習儀稱總督。儼以將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通。豈可得乎。

###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洵洵。而曾莫必其命。黃景昉偕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陸公。請之。陸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色。總閣承韓城毒燄之後。餘威尙震。武陵方以督輔出師。得宣督。遂入爲中樞。同憾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此褫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愆。思之。婉爲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像。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褊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紲。旣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完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戍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滌山。與

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瘡。更取易象正刪定之。曰。後世誰復定此者。閒猶省身世。中夜酸淒。自己已出。得褫革。丙子出。得蠱繫。五死一生。以望六之年。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允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何。揮刀殺守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入。福王及世子懼。縋城走。士民被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允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王甯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爲菹。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卽宏光。踰城得免。奔于懷慶。又破永甯。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奏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呂維祺。字介孺。號豫召。河南府新安縣人。生時有夢月入懷之祥。萬歷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兗州司李。蓮妖變起。兗城卒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己未。以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啓甲子。告歸。究心伊雒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魏建祠。勒令鄉紳助工。維祺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銜之。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熹廟崩。中寢。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光寶卿。改太常正卿。

陞南京兵部尙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沙甯來。走鳳陽。犯皇陵。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諡忠節。

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鑪加私銅數十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利則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鑪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錢祚徵罵賊附唐啓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鄉人依山爲巢。祚徵簡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閒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勤等遂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啓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啓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茶。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述。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啓丁卯舉人。與巖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自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尙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敗績。保定兵宵遁。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驢馬餉軍。馬驢復盡。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紿。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斲其耳鼻。死。

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

###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擢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羣盜。勾引亂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上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旣橫且久矣。而世終未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強弱甯有定乎。

左良玉屠臨潁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城。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之。喬年號歲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以狗誓師。進兵將援鄆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自成聞之。解鄆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三萬餘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場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剉骨糞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旣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閤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率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元斌誅。以其縱軍焚劫也。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啓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棗陽。復圍豫。鄆城一戰。賊衆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力。緹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鄧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斂貲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畱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



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多係戀。觀劉公藏笥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亶其然乎。

段增輝字含素。商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辛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槌擊死。

賊至睢州。鄉宦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姪敦華同死。

###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達河而東。往新開驛。燬驛道。人烟斲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閒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檄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郎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僞爲公差。二月初五日。己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啓關。賊旣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鼇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獄投賊。獻忠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籬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郎厝家口。貲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郎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己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忠豈須忘之耶。况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妾疎防。張克儉夜半啓戶。抑何愚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荆。聞變。慚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綁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郟撫袁繼咸。入京。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闕。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己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尙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罪。然一死亦已矣。律以仇鸞。毋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滄。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起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略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劍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森。肇樑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莅隨。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

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獲謀。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郢。告急。巡道趙某。抵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畱弗遣。淳不食。不解甲五日。再盟于關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入道。隳北城。以入。淳遣肇樑埋印。扉後牆下。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姜趙氏。王氏。臧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顛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尸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卿。賜祠祭葬。廕一子入監。肇樑附祭隨嘉二祠。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壽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阨運使然耶。

### 張獻忠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英山。丁啓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九月。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閒。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

令官兵追逐不暇。卽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猾賊之難制者。

###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嚮應。京畿道梗。直省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御藩、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罐子、一斗穀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羣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衆鳥獸散。及五十年八月。徐鎮游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紿。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蕭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三載而亡。

###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燔掠屠戮。嬰稚無遺。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之圍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陰二月。霖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損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莖及草以食。道饑相望。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浮于田。故苦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觔八分。

此页空白

# 明季北略卷之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揖耳。然三相之中，惟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不卽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籍田處也。內員殿，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祖位。位座俱各丈餘。掇綴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常寺之黃冠。四面窗牖。悉以青藍料絲爲障。大如筋。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輝煌。禮數之莊嚴。祭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井。以銅鑄成。圈從底套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內十餘里。當祭之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至。若絮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榻。爲天子位。祭天牛。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 駕幸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滌拭。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鼐爵鼎鼐。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于東華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肴核酒米亦齎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于大小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封。先三日。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戟。躋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闊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衢巷竇。填塞戰車。禁人出入。牆壁窗牖。聖抹紅紙紅泥。人藏于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馬駕者。太祖之神位。樂器用民間之數。捺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

役皆紅軍帽。隨後勳戚文武。瑄寺金吾。奔走趨踰。燈光照亮。擁如浪滾。二更餘後。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烟燦。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聖駕者。各養神蓄銳。注閱回鑾。就枕以待。街坊躑躅。終宵不歇也。初六日黎明。馬駕先回。既灌以降。卽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旗繡幄。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蹕蹕而來。被飾華錦。自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胡蘆。巍然雅步。故振蕩其音節。珊瑚鏗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鬧。飛騎報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絳飾嚴齊。于是介冑而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爪。響節儀鎧。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宮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爲梭織。爲日月雕鏤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神鬼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裁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軍器。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人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前導。爲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舁捧金龍大轎一座。爲升降輦前所用。前後兩旁。宮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璫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忽爾齊開。各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闌矣。

###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

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己。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詭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甯背君父。不背私交。甯隲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等宣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太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二人所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禁。寇起于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論黃某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緣周公于講筵。平章他疏。馴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顧初冀得脫戍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與馬公。疏謝稱病。兼爲解葉二公祈免。以癸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奄薰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春風足故人。無多談往蹟。愚叟舊西鄰。觀此詩。頗與公之行藏相合。

###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尙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爲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籓。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帶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貞法守。請立焚錦衣一切刑具。獄詞專聽法司。三、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長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埰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悞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重。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埰。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

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應。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學。王應期出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誤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遐方。今祝髮靈巖。

###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做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啓齒。做書則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師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二一。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啓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王曰。書做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期方再移坐。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卽日應誦之書進。上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規在內。讀熟而後出者。曰。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爾父親做好官。生爾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晨。几上兩實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內啓。更兩日期。三六九爲做書。四七十爲訓講。奉旨允之。方之日。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進。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選中楷式者八字。王自減其一。呈父皇。賞紙。教習官優敘。省中哄然。以爲中字逾格。爲奪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挈遊西園。見上馬無鐙。卽以已鐙賜。內寺云。龍紋不便。內命另製方鐙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妄僭。此詞。

翰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畱宴。王言。日後出封。同先生潛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上陵。爲香山寺寫青未了扁。至今尙在。昨日學書大字。體勢甚難。寺人出鱗鳳龜龍四大字。劉讚端楷。王謙之。謂不足污先生目。至起更。徹案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煖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座。王曰。先生攜歸。畱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兵部侍郎張國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廕一子指揮使。而沂州王朋猶擁衆劫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略。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遵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卽楊應龍故地。四面背夷。抵水西安。酋蘭酋巢僅二十里。惟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渭水。爲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創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郭士奇。吳尙才。擁衆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伏奇兵隘口。擒士奇尙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酋帥吳尙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圍合數重。飛梯越城。囂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

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尙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希憲令春秋祠祭佐聖。

### 孫傳庭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職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庭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庭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卽有他過。亦常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爲恨。傳庭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爲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至。兵噪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縛。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康。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開封卽古大梁。咽喉九州。闔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此。爲周王。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皆踴躍共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自經死。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十一月自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啓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自成陷開毫。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試。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畱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李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繫木爲牌。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遺聞云。自成

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鷲磯。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李自成破雒陽。下汝郟。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禦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年。及汴沒。名衡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夫婦抗誓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衡而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甯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沒。白周王曰。須繫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德之。澍遂得擢御史。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歷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詩及草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蕩舟于郭外之南陂。客至。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灑淵明酒。三寸纜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陂頭。老杏下。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民表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隼。及門文人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隼。憑浮木。依老僕婦棲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波舟次。免。

賴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高名衡得而葬之柳園云。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擁資千百萬。拱手餽賊遠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旣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賊子守庫者之愚哉。

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可勝計。其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汴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外有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牟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貢院。殿磚悉拆。修築新城。王府門舊有石獅。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垣形卑甚也。大清朝卽于墉上加築新城。頗覺隆高。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柳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逃歸。述云。水旣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絕糧。

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樑二座。用厚網繫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糧。棲于樑上。順流而下。千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八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曰。城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駁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自縊。呼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于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梁氏共焚死三十六人。

###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庭牽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傳庭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勳等左右橫擊。賊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

復步伍。賊覘知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俱下。賊戴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尉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餼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姪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開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斬黃之寇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奉惠王走湘潭。荆州士民開門迎賊。賊入荆州。又合兵鄖陽。令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馮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駐荆州。踞上流重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荆州也。乃賊未來時。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撫奉惠王出城。官民各鳥驚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自古力戰苦爭之荆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惠王僦居于民舍。偏撫借寓于民房。竟不敢窺荆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荆州。宜城縣屬襄陽。荆門州屬承天。湘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州府。

###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穉婦女。啼號徒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姪剽掠。雞犬不畱。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下近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攜大衆

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善。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衆兵俱至。搶渡。竟不可遏。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啓五年己丑進士。

予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爲乎宵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王永祚投江

鄖撫王澄州徽服走。爲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住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臘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爲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壻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恆燔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

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州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空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恆予，故續此。則本州疑卽廬州。

胡守恆，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恆、胡士昌及無錫胡之竑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譜焉。守恆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沒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巢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畱一片白地而已。慘哉！康熙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處親見者。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焚之，遂陷。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鄆陵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盧謙號芳菱。廬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爲御史。甲寅巡按眞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謙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略不爲動。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混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僞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擁而入。後以精兵易衫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疎。忽報學使入境。急啓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裹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事燬殺。向之號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常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使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尙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樹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樹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革賊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卽革賊也。他卷又載革左。革疑革裏眼。左爲左金王。又似兩人。是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攷。

革裏眼入英霍

六月。革裏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改元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爲總兵以下官。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譟而升。賊驚起失措。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奪驛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爲州。復陷黃梅。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爲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大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廢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歷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關刀久之變爲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燦見百餘日而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蓋彗乃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月中旬遼陽見日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擐主天下兵起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噉盡。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靡遺。十三年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麥大熟百姓稍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年庚辰大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遂擢承疇經略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還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時大清師二十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爲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爲裏紅山去錦州三十里錦州東俱屬大清地裏山上有石城一座大清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大清兵憑高發砲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旣而選卒十三萬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二人將退復進三戰三捷大清師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兵見洪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營北八十里北山延亙數十里四王登其嶺橫窺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遇石輒命鑿去凡深八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

隘甚。僅可容趾。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爲所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濠一濠。卽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大清地也。濠守旣成。糧援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湖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衆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俱南走海濱。爲大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及麾下材官五百人。乘閒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歿于陣。變蛟昔鎮西安。有禦賊功。衆咸惜之。大清兵旣覆洪師。遂破洪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衆。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卽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爲夾道之人。近爲大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己。密遺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犒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尚在北京。年八十四矣。錦州旣失。是冬。大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魯王。十六年癸未春。遼陽中左前後衛俱沒于大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山海關。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祠于京。祭之。廕其一子。至今遼人呼是役爲洪承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字。滁州籍甯遠衛指揮。挂征遼前鋒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恣。蘇人大被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

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甯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唐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都督。

前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援錦或十三年也。

###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于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閒。明日分兵向臨清。入霸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趨長廬。十一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閒。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攻各郡縣。十二月初九甲戌。入沭陽。初十乙亥。入沂州。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泗水。鄒縣。十二月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闖署。自焚死。十六年口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順得。殺知府言孔嘉。

###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塚，行人塚父也。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置之。久之不售。天啓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危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攜家入山，變姓名爲人耕傭。辛未，子塚成進士，令眞州。庚辰，子塚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守邱隴，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砲。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罵，被執去。夜舉火，燕北帳。北帥覺，鬱殺之。諸姊妹俱死。訃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塚噴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姜公父子之謂也。

宋玫殉節附張瑤

宋玫，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廉能稱。玫登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瑤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試湖廣，得士萬曰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玫與蔣德璟、黃景昉、吳牲、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玫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玫與同宗吏部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縛玫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玫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瑤，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瑤揮石相擊，遂遇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衿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宋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死，予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間，真定間，一日報陷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事中魯應遴時最錚錚，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謂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萊東匯航海渡遼，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票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臣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着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其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曙，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日馬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然指可就，况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府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資，此現在錢糧無煩設處者也。上又

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戲。淨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集。閭藏與廐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綢布二商。令執票于畱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中也。兵則入山東。連破兗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宥歸工部。工部恐爲建議者參其泄泄從事。乃於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二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擁。商賈湊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談之侃侃。聽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閘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波浪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版本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航艙不同。索攬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駕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涯。耑責彼處兩撫計日完工。卽從海上駕往而北。以此大事。因材因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爲膜外視也。疏上。准移勅兩廣督臺與福建開府矣。舊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屬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中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澄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秦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蓬首若飛至縣或鳴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繼殞殮爲艱枯骸暴露幾徧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王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燿等約同學扶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卽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用硃筆傍監粘于蘆簾爲牌擊之將吏役皆散扶昌允出卽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調爲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寘重典亦異也此雖龐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頻年游飢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吳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新史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嚮矣。鞭嚮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掀袖示令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周延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諭開門，而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部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勳戚一人，爲擔土加墳事。舊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鄴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輿騎俱輟，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人跪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鑼，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豎大方石碑一座，細睨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飭齊，俱籠以黃紗幔。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扃閉，梓宮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爲之，闊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巔，爲殿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爲堞爲壁，爲

地皆竹葉瑪瑙石。瑩之後則寶頂草樹蒙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爲主穴。居中。再西。爲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二。惟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履跨其上。皆剔牙松。鼠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翼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刹勝。來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輝煌。川巖翠嶺。兩者兼之。觀止矣。

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體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日駐蹕飲酒。適當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耳。

周延儒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故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四月。御史祁彪佳劾昌時。紊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

四月。時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逼。適天氣漸炎。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畏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駝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旣而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

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參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

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賄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

徵周延儒聽勸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拂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乘閒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予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淖泥中諸將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興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次釋漕欠，并蠲民間積逋。會憂，早禁獄，戍遣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保舉，破格拔異才，修練儲備，嚴覈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閒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文選，握百僚遴次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浼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匪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臺省年例，故例省一臺二，無踰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爲范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蓋、鳴遲、姚應、狝、磊、齋等也。一時哄然。然昌時竦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爲所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千午十月二十日，爲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通譜，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偏海內爲延儒添壽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爲糧儲劫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卽

闔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爲無是說也。十三早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矟而揚其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獸駭禽飛。上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兩撫一鎮。悉逮而繫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勅有獻策直入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貉裘錦衣入門。亦蒙賜。點主乃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九門晝開。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二十六名城。延儒爲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石虎。衝衝口。上瞽誦法華經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亦無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給憑未領。及外轉陞出司府等官。不下百五餘人。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城。養馬于野。人皆休臥。如是者匝月。莒州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上臨平臺。召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延儒跪曰。臣願代皇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務殷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卽向東行。慎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亦隨行。初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自南而出。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擠擁。車載騾馱。不盡是蘆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響。延儒在通城。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

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爵于勤王。四鎮祝凱歌。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紀錄。一月來日未遑也。朝晚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嘗出城數武。爲濠外窺一矢相加遺也。後人有賣放出口之說。不亦冤哉。五月初六日。大兵無留影。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太平。又四日。整歸鞭。時爲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蔣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愧。遂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浩州知州武進吳方思蓼。堪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合。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期接出。則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僞。大負朕躬。着議處回奏。時延儒尙臥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左府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驕語衆庭者。今則不啻口詈之矣。旨意落于勳戚。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陞于前門之碁盤街。仍賜銀一百兩爲路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曠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爲地。恐他人參之也。蔣拱宸則又有說。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恨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疏。并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卽日緹騎南下。逮延儒。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縊。昌時棄市。齋勅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日。金吾必拜延儒爲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乃弟。後日事絮聒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闔其樞而跪于中庭。亟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卽日得旨。復來解縊。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蟲出戶外也。延儒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年相若。初時有同衾之好。後結兒女親。己巳逆案。居前列。今爲延儒致力者。冀寬一網。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爲得意。急投不得。綏引不得。延儒亦竭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啓齒。不謂徒以身殉也。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曰。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爲戶刑工三部輪值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以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荷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愆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誓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場。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讞蔣拱宸。參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爲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戶部劉嘉績。臺中郎蔣拱宸也。皆與審。又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諸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爲幾人。曰。不記也。時御案有縉紳一部。自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徵一葉向上。啓奏曰。福甯道施元徵是也。時緹騎南下。昌時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齎銀官二十。今兵銀竟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銀之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喝聲打。司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爲裂。帝憤恨。推倒案桌。



迅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慮卽覆審。俱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回部。大司馬張伯鯨以職方印照例送協贊員外王永積。後永積遂謀入會簾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清豐。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士。授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束濕。毋草菅。毋長莠。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萊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大兵至。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掄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氓到門。我卽開城請進。不獨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午未之間。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

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卽妓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申酉之變，不蔡可燭。

###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零十與二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賣至二千矣。夏秋閒，二千幾百矣。宣問賤之所由來，云私錢操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二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卽刻搗碎，以絕其影。有夾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者。清對無聊，各西臺不得不出自己橐，買私錢以搗之。辰出午飯，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千不等。日費兩許，將碎錢積于臼杵之間，爲人觀看。匝月餘，舉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預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趨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來取，以廠衛多人曾有照常交市擒去。

梟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中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齎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銅可鑄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大喜。卽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硃卷。與宗師優劣科歲試卷。爲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廠。揆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得二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商人皆京師大奸棍。具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宋一鶴守城。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又聞被執罵賊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土。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呼臂曰。此

正鍾令刻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帨。勒令衆媵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擐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卽砍。賊曰：剝皮。應云：卽剝。賊遣僞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青田爲言。漢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卽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卽袒胸以受。寂無半鏃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藏之。因取敵紙書楊椒山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投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士民買糶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僞將王克生決顯陵求寶。僞知州張聯奎多備鍬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歛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卽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固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聯奎媚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聯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閱

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每決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宮妃殉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喜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元室。陰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餒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即散也。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予弟宿內。恐驚若耳。其人曰。予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閉扣之。不應。門忽啓。心怪之。及入視。啓戶人乃無首者。其人大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乎。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麀鹿諸獸羣集。將衆尸分噉。遞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尙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閉止一硬管而已。昏夜趨歸。與予同臥。談遇賊事甚悉。及旦。予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嗽嗽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飽則無聲矣。又能織蓆。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左帑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溪。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頭忽墜脫。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憩于潘姓家。聞旁舍嘖嘖有

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潘生曰。此吾父也。宣和庚子。嘗遭賊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殮。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誕。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賊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十一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僞令。黃陂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屠之。夷城垣爲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僞托仁義。以誘遠近。僞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巖復私作民謠。令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屯漢口。

###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隊逼漢陽。左良江牽衆二十萬。自金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旣避賊東下。沿江縱掠。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沼江兩岸。不問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始散。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閒。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賊。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相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誘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故特錄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歛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閔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籓。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籓。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皆不問。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陝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劓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 李自成陷常德

三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廣諸蠻獠俱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廣。積粟支十年。官吏遇賊皆犇。士民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裏眼及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恃其衆。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顯陵之異。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至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自成以大隊兵脅之。七日。乃定。併其衆。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爲曹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



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酣燕歌舞。自成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死。所部多散亡。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牽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強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猶在澧聞變。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五月復攻。袁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略與編年則載四月內。予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左革。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 李自成擅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既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荆襄鄖郢。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自稱倡義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鼎。黨守素。辛思忠。谷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親姪。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柱。鄧巖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庚。陳蓋。李之綱。吳大鴈。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虞機。姚允錫。牛佺。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

荆。蘭。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珏。守。安。陸。葉。雲。林。守。荆。門。謝。世。龍。守。漢。川。馬。世。太。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崇。王。爲。襄。陽。伯。邵。陵。保。甯。甯。甯。諸。王。俱。降。賊。改。封。伯。諭。上。猷。薦。列。荆。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堦。死。楊。承。裕。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挂。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田。劉。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板。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上。書。包。都。司。制。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然。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卽。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樹。句。似。應。羅。汝。才。曹。操。也。

###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鄰。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鄖。撫。南。奔。城。日。夜。耽。耽。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荆。南。道。高。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高。臺。爲。坐。困。計。我。兵。盡。毀。其。臺。又。銃。炮。傷。賊。萬。餘。賊。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穀。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保。康。縣。屬。鄖。陽。辛。丑。自。成。遣。僞。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

迎賊。賊設僞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再攻。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爲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鉤釘各萬餘。謀入潼關。越踰山險。先是自成好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荆襄。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入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入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併于荆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戒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略同。

孫傳庭攻拔唐縣

癸未五月。詔孫傳庭作速勦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庭兵部尙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總師七省之印。九月八日。己亥。傳庭決汝州。僞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白

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傅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十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傅庭實居其二。後雖有潼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爲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 孫傅庭逐李自成

孫傅庭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飢，當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陝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 此戰差強人意

### 孫傅庭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傅庭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精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人，喪其軍資數萬。傅庭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每戰輒匿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傅庭志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憂，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傅庭疏示衆，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

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傅庭所統皆良將勁兵。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傅庭進勦。至是果敗。乃削傅庭職。充爲事官。扼于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勦。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著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勅傅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卽自成敢于疾追。亦熟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主武關。策略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乏食軍譟。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以哉。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千餘而止矣。卽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况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茲之一敗。則馳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強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關鄉。卽自成姪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初六日丙寅。以纛紿守關者。乘閒突入潼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傅庭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佯輸數陣。傅庭遂輕之。十月初六日。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榮。十餘人。俟傅庭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傅庭單騎走。賊遂入潼關。竟抵西安。西安不守。時蓋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卽王位。既定西安。卽發兵十萬。

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傳庭歿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維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指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燭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吏邱從周等。俱罵賊死。參政田時震。不受僞職死。解元席增光。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

初。自成席捲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據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居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擁資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尙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所有。自成分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

孫傳庭夫婦死難附喬元桂等

孫傳庭。號白谷。代州人。長身伉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甲子爲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功勳選四司員外郎。中爲順天府丞。以邊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癸未加兵部尙書。賜尙方劍。總制各省。督師剿寇。會天霪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牆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趺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同日死。元桂。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紀其事云。是海潼關既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截。死。都司書辦邱從周。遮道罵賊。賊擒至。罵愈厲。剜其眼。罵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始絕。秦府左長史章尙綱。投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傅庭死事本末。得之梅邨吳偉業。前載章世綱。此載章尙綱。意尙綱爲是。

###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強。浙之山陰人。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予字而歲。青寤。遂更焉。崇禎十二年己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遷長安令。秦地兵荒。游至千緡。不能得升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生。廷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簿。設練總。募邑中丁壯。隸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曾張諸鎮。乃安。時李自成蹂躪豫楚。秦與壤接。詔督師孫傳庭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安。刀糴草豆。戰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紳衿士應免外。餘如寄在各田。槩行編派。而民少甦。平居食簋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敝方更。癸未春。舉卓異。冬十日。孫傳廷喪師雒陽。潼關不守。長安勢如壘卵。公佐撫軍議戰守。分汛南門。十餘日。而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衆扶公下。至

城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闕叩首。赴井中死。秦士民聞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卽賊亦爲嘆息墮淚。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

###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與兄丁未。進士。袁並擅機雲之譽。中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縣。五年。考最。授兵部主事。出爲紹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彝如。率家僮巷戰。罵賊致殺。妹亦遇害。丁丑。陸公臨鞏。兵備副使。建番漢合勦之策。大敗賊于河。洪承疇奇其功。特疏題薦。尋轉洮岷參政。壬午。陸按察使及癸未。自成。大舉破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峒。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卽日從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 焦源溥罵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涵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長。研理學。尙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鄴侯。骨相非凡。萬歷三十七年己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濬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盈廷聚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舉朝側目。甲子。巡按直保。以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己巳。起補山西。庚午。遷參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寸絲尺縑。甲戌。以才望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旣蒞任。築軍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毋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亡何。中蜚語歸。癸未冬。自成入西安。召諸邑縉紳授僞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脅之去。見自成。公罵



曰、爾爲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公誓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按臣霍達爲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清。號湛一。萬歷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參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尙氣節。爲臺中好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罵賊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弦蒲。渭南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主事南居業。號冢嶺。萬歷甲辰進士。亦以不屈見殺。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貴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酈延中部。知縣朱新達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少。尙未配合。新達遣之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略一刻華堞。野乘又刻朱新鏢。事同而名各異。須再攷之。甲申正月二十日。監軍霍達恭報秦中殉難諸臣。有朱新達妻妾。則朱爲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秦人也。夙負才略。知習地利。土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有真剿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速前去料理。達痛哭敷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

### 李自成祭奠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奠。以兵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 榆林諸將殉義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兵備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卻。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夏。陷榆林。守道都任合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自揮刀突戰死街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敘現任游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

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閣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誥封副都御史朱嘗德等。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旣屠。賊搗甯夏。甯夏官兵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脫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稱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被其風氣。大節著焉。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

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視同走狗。宜非降則遁耳。乃不爲賊誘。可爲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闔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真古今所未聞也。

榆林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陲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旣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旣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居聖。鄉紳太常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刎。自成屠慶陽。執韓王。大張僞榜。移檄河南郡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 鄧太妙賦詩

鄧太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青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今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壻汝矣。太青喜。遂委禽焉。既歸于文。春秋佳日。奉太夫人版輿出遊。登車弔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鬪捷。太青有二出西郊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春不起。鄧爲文以祭。敍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闖。遁于秦。流離于幽冀。郵牆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絕云。兼葭一望碧連山。襲襲輕風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國恨。卻教落葉盡成斑。

三秦一失。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卽婦人女子亦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復反兵至韓城渡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 李自成陷甘州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州。甘肅巡撫李日瑞。總兵郭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甯衛尙堅守不下。至明年甲申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 張獻忠屠蘄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蘄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蘄州。留婦

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蘄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黃州府。

張獻忠屠蘄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遂陷蘄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歧被執。不屈。殺于麻城。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于各宦。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旣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饒夫婦跪請曰。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參政許文歧。爲賊所執。求死不得。瞥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柳圈爲號。適爲逆衿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旣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眞衿中禽獸也。至饒宦以三十萬貲而不肯養二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姪。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延亦死。諸生易爲瑚。父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瑚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尋陷羅田。

樊維城。號紫蓋。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遣戍。公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海鹽縣知縣。歷遷至福建副使。崇禎癸未。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曦侯。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博涉羣書。賊逼黃岡。長子爲瑚請避。而公所著四書易傳詩徵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冊。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着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瑚奉母走青峯巖。公亦令僕團奴擔書。偕幼子爲璉他徙。未及里許。遇賊。賊問何人。公給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曦侯。何欺我。公曰。汝旣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尙爲邨人言耶。汝徧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于段家店。殺之。爲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允祀公父子鄉賢祠。

#### 黃州異僧

異僧。黃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嘴阿彌陀佛。見人吹笛。則曰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途中。大督念佛。衝黃鼎道。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閒念佛。頻呼軍士醒睡。軍士恨之。縛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四。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三十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隨執虎耳三匝。乃縱虎逸去。是夕。虎遂皈依師。師與虎同居黃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喚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皈依焉。

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飢。師解衣示衆云。汝俟我念佛千聲。汝卽食我。念佛至八百。汝輩卽扼我心。吾尙能念完二百聲。以足千聲佛也。念至三百聲。衆不能待。卽欲推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一日偶于街上見一雞。師卽念阿彌陀佛。雞亦隨聲念佛。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文江爲獻忠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皿。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獻忠。獻忠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遇于蓮蓉庵。予問楚事。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歷間進士。天啓時。爲陽和總督。蓋陽和堡屬九邊大同地。時張獻忠居麾下。爲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物故。獻忠引衆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絕不擾民。至癸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衆叛。主城中大亂。合萬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然鄉兵日益。而城內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聞獻忠駐兵蘄州。夜半遣人絕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

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卽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號爲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衆乃悉從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是歲二月，自成遣將陷麻城，城中虛無人。越兩月而獻忠入，豈麻民劫數有不可逃者歟！且賊勢稍衰，每逢人助，是天心猶未厭亂也。

###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備廢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櫻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爲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腋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署江夏縣，與賊格鬪，左臂斷，右手尚持刀不仆，爲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爲總兵官。士鼎戟手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鼎縛草于臂，作書畢，乃死。興都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



獻忠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獻忠以篋輿寵王。沈之西湖。湖水湧沸。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祖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知。賊屠僇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餘民數百。悉斷手足。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卽授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此爲援。多賫金寶。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史略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亨陽。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爲諸生。受知督學鄒迪光。而熊尙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優劣。答曰。賀生夏瑚商榷。熊生干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迪光贈以五十金。爲三年膏火計。萬歷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選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被罪。楚紳梅之煥。滿朝薦。以廷弼冤。疑公意有異。同公曰。詎以小嫌介意。遂援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劾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語之曰。各省俱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璫默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推削公籍。崇禎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仕。後二年。再召入。與首輔勃谿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安餞。公伏地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逢聖有罪。不

可引動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護送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火連鄂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冶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陞。鄖撫遽移營渡江。兵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賜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爲獻忠竊據。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投緇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覲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曾氏。一陳氏。孫三人。皆死。一僕萱。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公既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八閱月而屍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珩。博學負氣節。先避地吳中。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遭國變。南京諡公文忠。

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謂之曰。汝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老營。亦不忍殺。逢聖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耳。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驅之入江。燕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予是時聞有流至鎮江者。真人間大凶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菜者然。數十萬衆不能遽殺。乃啓城逼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比黃巢殺人更多。其凶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初不知水。步行卅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人咸異之。卽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在。益力行善事。一云。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冶尹如翁從之。是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冶云云。似小異。

前載賀公以巨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覲明之死。餘先後不一。似與史略小異。姑兼記之。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已。是失其常矣。能無災變乎。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母老師糜餉。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獻忠出戰。大敗。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復漢陽幸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喜之也。喜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咸甯蒲圻。二邑屬武昌府。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公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他避。令軍士詐爲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旁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斃賊數百。賊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礮既盡。水陸奮擊。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力屈城陷。乾德希貴走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乾德雖不殉難。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曹爲府幕。生三子。伯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卽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滇南司李。中途。丁憂歸。辛巳。改李星沙。時堵允錫爲郡守。相助爲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覲行過公小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堵亦曰。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去。十二月。賊陷荊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一時名藩重臣。大帥勁卒。俱潰于長。莫能自固。有廣鎮尹先民者。夙稱能守。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內外。皆絳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屬相忤。不和。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爲賊所執。賊降階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又縛者三。乃嗾降將尹款語公。公噴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縛搥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副公。公就副。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

李侍郎也。十二月，賊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甲申正月，王師乃恢復。三月，堵公復任，肖像建祠發喪。李諸司入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太夫人歸，私謂堵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日，吾無死所，忍使慈母目見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徙？正在中流，楫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于萬曆乙卯九月廿七，卒于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理靈坡。主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允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于儀揚，見公徒步不乘輿馬，自閩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强捷，真世間舉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惠王走長沙。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推官蔡道憲以一身經理，支撐其間。八月，岳州陷，鎮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恇擾，道憲與鎮臣尹先民誓衆固至守，躬自持釜餽，出粟餉兵，與希貴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也。希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臚已斷。兩腫子尙烟爛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宏光朝贈太僕卿，諡忠烈。先是，道憲莅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謁，異之。及殉難，與李芾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蔡道憲，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府推官。時獻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親老矣，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爲官時有詩云：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嚴。聞者悲之，公被執時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殺之。內有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死。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經。

與道憲同死者，知府周二南，舉人馮一第，一第字櫻公，長沙人。天啓丁卯舉人，以詩名湖南。城破，櫻公走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賊。賊僞守聞，遣人執其母兄求之。櫻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櫻公，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湘鄉人果逐其僞，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醴陵來，賊乃棄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菴，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蓋博雅君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又何遙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爲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廈原非一木撐，荔枝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初能鑿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

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諡忠節。謝詩末句蓋指芾而言。

按西陽城，乃辰州府城也。辰州有大西山，在府城西北。道書第二十六洞天，上有龍湫，禱雨卽應。又有小西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此，世稱二酉是也。

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若林國俊等。渺然一卒耳。何關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豪橫鄉里。里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獻忠授以都憲。鎮守常德地方。可敬恣意殺戮。常德人受荼毒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士人卽縛以獻軍門。并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稱獻忠。動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皆見之于箋表。偏撫于解。至日。笞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僞官。可敬其一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響馬。擊殺數人。乃免。及歸。知盜甚盛。恐爲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兵分數十人。各爲隊伍。四出劫糧。忽遇趙某。被襍而走。歸營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曰。前僅笞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知爲將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糾衆復至。整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載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夫擁後。金幣列庭。遜辭徵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爲義子。賜姓稱王。若序後先。則趙應列末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優劣。以定爵秩之崇卑。孫可望聞之。卽出願與相較。獻忠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

轡相挨而過。猝以肩臂向趙一推。趙不及備。卽墮。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卽于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蹻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勝。然可謂鬪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舉。兩足遂懸。馬卽空鞍飛去。諸軍喝采。獻忠等大加歎賞。遂以趙爲二王。可望爲三王。李定國爲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千歲。李四千歲。後獻忠欲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道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悅。入川久之。獻忠忽發狂疾。召趙至前。跪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責如此。獻忠使左右四人。畫趙背爲棋枰。趙乃死。諸將以下。皆驚疑。欲散。獻忠知事不諧。遂傳位可望。可望密鳩獻忠。而總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竟投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不爲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爲獻忠用。復殺妻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 朱國柱常德罵賊

朱國柱。雲南臨安府人。天啓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城以避賊鋒。國柱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烘然。百姓驚起。疑爲賊至。屋脊毀墮。或謂龍過。而又無雨。頃之復響。聲如染石。杙杙鏗鏘。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震。有小鎮鄒溪。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死二百餘人。城上女牆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爲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災異之可畏也。



楊夫人罵賊

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罵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罵賊不屈。縛擲中流。鵬翼他書載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難者。湖南道參議陳瓚亦忠義凜凜烈丈夫也。瓚福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欲脅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分兵徇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劬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啓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蹶。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興寧令。擢湖廣御史。與左良玉握手歆歆。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祖誨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爲重臣。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欲降之。將授爲侍郎。加以蟒服。堅不受。惟罵賊不置。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肉狼籍。終不屈。遂害公于甯鄉神廟。破腹剝腸而死。

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髻中。佚出。緯走榔。遇部將。出詩。鐫之。宏光朝。贈左都御史。諡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宛穀。貢生。廷試第一。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聞建甯失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蔭一子。予祭葬。祀毘陵四忠祠。公子名晉籓。舉孝廉。負氣節。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籓。冒死斷後。爲賊追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略云。入州死守。奸人開城。公被執。二也。而陳皇士則云。爲莊祖誨殿後。突執去。三也。三者之中。當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談舅。其事必確。

###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汶港。以巨艦載重資。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佯走。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貲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

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復陷袁州。十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止一賊耳。亦何能爲。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睹。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鈎鉤樹。一躍而上。大呼殺人。止殺一人。衆皆驚潰。賊卽下城。復殺守門一人。衆遂狂奔。時賊大衆亦疾馳城下矣。卽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礮三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則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逍遙。隱居廬山虎洞。能前知禍福。衆號爲張半仙。獻破吉安等處。全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問世事。逍遙子曰。今尙無害。越三年。天下必大亂。至十一月癸未。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際難言之矣。

###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僧則云。崇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其梯下座。乃倒賊始退。此一劫也。明年。獻忠又至。圍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劫也。宏光元年春。早。本州一年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爲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九。征糧不息。百姓共攜枯秧擲于庭。挈持朱令出詣田中親視。且曰。禾已枯死。尙征糧耶。忿甚。朱令慚怒。時良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良玉卽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劫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

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劫也。明年戊子大疫。此五劫也。經此五劫。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地多邱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

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不勝感悼。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歸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尙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三歎。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大清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彙集。癸未九月中。一人聞廳中有聲。啓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尾擊檯。檯爲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聚。將後屏門。敲擊叫喊。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如雷。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哈哈有聲。無敢犯者。有一健卒前攫。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計。須用鉛彈銃打。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僑衆中。虎忽從屋巔躍下。擒其人于曠野。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各逞枝棍。遂立斃焉。後戊子歲。金王兵起。撫州焚毀。片瓦不存。火蓋起于虎蹲之廳也。

###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合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旣入蜀。良玉略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

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僞官。

賊來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輒避。夜間乘人睡夢。復出盜米。良玉爲將。何以異此。而乃加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僞官盡誅。稍洩積忿。

### 劉承允復衡沙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參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使八十觔鐵棍。故綽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主劉總爺牌位供奉之者。無一戶不然。獻忠南侵。被劉殺賊。衡沙一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紀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末路之恣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爲難。

###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八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 胡公平三縣土寇

公諱時。梓號慎三。無錫人。予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微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德。主勦。姜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爲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糾柯源峒陳友諒遺孽。

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本遼產。善騎射。工火藥。里有貧子。每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隣人所竊。一日。隔河陰伺。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掘之。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惑衆。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爲三寨總主。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僞立二十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二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歿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德。十八日。貽書云。胡刑爺愛民如子。真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衆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卽豎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衆謝而退。諸生舒春陽、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陽以勝八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令余生潛閒勝八立功自贖。勝八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縛東陽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爲己功。忽于中途殺之。東陽逸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日。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焚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女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參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斃。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啓門督師。先令武甯營張獻政設伏。炤賊。用白紙扇一招。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奉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以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肅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閒酣飲。肅七乘花馬。自

奉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卽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爲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衆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腰下貓兒眼諸寶。與衆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衆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三寸。六月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衆悉降。凡投誠者。感公不殺之恩。俱改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餘遣歸農。悉洒淚而退。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僞官。及十月初一日辛酉。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僞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王漢。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牽挽。乃登。公獨持刀前行。直上擒劉二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鄖兵與督臣侯恂援汴。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密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爲兵部洩之于超超得爲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環而攻之二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公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卻擁突門下公爲賊刃所及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鵬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尙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九邊。

### 荆偉被殺

塾江令荆偉丹陽人由明經選授今職因與本縣一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于求每求輒應偶有一二事未遂卽啣恨搆土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夜出堂將面諭解散衆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一子隨任尙幼未知何日扶櫬還里也

### 羅尙文殺僧

羅尙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參于楊嗣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勘羅方提兵三千往川北勦賊至廣安值潏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爲奪己之產遂殺之併淫其妾媵尙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尙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卽向年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卽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潏



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瓦全者無幾。至己卯庚辰之際。滲禍尤甚。聞賊未犯。士民先期避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戮。官被殺者亦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寘重典。武官自總鎮以下。至千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纍纍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舊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往州北。見瑞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既陷。漢中風鶴。有趙總鎮標下兵。乘機搶劫。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帑金八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桌作轎。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狼狽入粵。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啓自開。

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烟烟逼之。或曰此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啓。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會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主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啓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霆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楹柵毀拆。神位爐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寶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套。費各三萬。時紊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癘瘡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興吳彥昇。授濶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鮑。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殂。吳連看視。亦卽殂。又金吾錢晉明。同客對談。言未絕而殂。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閒殂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殂。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闔門俱殂。其家頗富。偷兒二人。一俯于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壘壘。而下尙盈積。一賊擎一包托超。一賊接其包引上。上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卺。在床久不出。啓幃。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共二十餘萬也。凡客游宦游。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明不遠。急追入。諭其書符噴呪。曉經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膝後灣處有筋。若紫色。無救。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看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雜職。與之後。聞爲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敞。略可容足。三年一覲。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扁。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

十一月初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上輦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相喚。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一綠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龜形。舊有識云。龜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之變。

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朝中有泣聲。入視之。見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見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問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吾昔年見邸報有此。

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遂巡聞。復歸。明朗。咸驚異之。

時有知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啓門而出。達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視所之。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冲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徐以兩京尙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惜失其姓名。

新世宏勳云。癸未八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裂。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沾人衣。穢氣難聞。妖氣迷目。難當。白晝卽覺昏憤。凡朝臣以及內監宮妃。莫不恐怖。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變例也。

此  
页  
空  
白

#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啓奏。羣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啓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歇。門永不閉。又久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鑾輿。蓋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嘯。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竟不敢過中門。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僂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繩父名劼者。以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潔。亦龜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回。總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棍撲逐。門久不啓。露立以俟。吁。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誅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乩

上以風震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卽降乩曰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爨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曰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設六政府各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左宋企郊戶左楊建烈兵左喻上猷禮左鞏煇刑左陸之祺工左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衆二萬爲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等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遞降表一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州縣盡逃諸將皆遁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爲詐斬之

李明睿議南遷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閒。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爲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

###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籓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福嗣王奏王寶實係無存，蓋爲世子時自竊以獻賊者。卹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王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筭。」



時吏部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自前後屯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陲戍兵。崇禎初年。經略臣有棄甯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甯。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奧之急。卒至強寇壓境。十六入關。二十抵豐潤。而京師陷矣。悲夫。

###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插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卽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爲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贛失守。而虔撫之報查然莫必。諸臣眞醉夢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 李自成陷平陽

初八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僞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

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恬守可知。卽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鬧元宵爲名。達旦不出。守者曰。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鬧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旣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置鐵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久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空響而已。衆議往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綢布。使健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旣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卽以刀砍之。遂大潰。蓋元宵九門分股。頻進賊已萬千。伏城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閒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沃縣人。天啓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爲大學士。甲申正月。上憂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賊勢如此。闔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爲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

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己巳。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駟、郭中傑。上諭。卿卽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卽用所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欲用石隆。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十己酉。郭中傑實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上命查大明集禮中邊將授鉞告廟禮。着議妄行。二十三壬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著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偉。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樑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已時。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旛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筭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遞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勅。獎諭親臨。正陽用寶。以賜。內璫爲挂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出宣武門。輿杠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餞于護國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二十七丙辰。建泰奏徵臣馳往太原。因遏救河東。

分守李正修。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修赦罪。督輔軍前效用。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宏基。是日。卽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勅建泰。勅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戊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尙住河閒。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聞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爲相。大清朝立。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爲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又召建泰爲相。瓖敗。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諸妾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被殺。具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卽掃蕩。以通餉道。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彭瑄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疎防失守。中書張同敞奏。劫豐破窖。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卽擒梟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平陽鎮臣陳尙知。投賊爲前驅。

東陽許都

二十己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鈴。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徽歛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允。夏供祐。桐城生員周歧。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連袂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卽令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

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主許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築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築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闐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築于座。按之堦下。而笞之。羣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卽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籌餉。人人倖功。杭州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賈書諭之。都卽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築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

####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爲孔昭父薰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是日賊破趙城。

####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廕子中書。兵部奏李輔明抗賊死戰。特贈左都督。予諡。真定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纛虛懸。參將以下皆紈袴。儲備

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尙書。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中國破君亡。

廿六己卯

諭兵部。淮陽爲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琛、尹民興、龔鼎孳保出。

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塘報賊陷闕鄉。

李自成僞封

二月初一庚申。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是日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士。諭吏部會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初三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自成破汾州。

初三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總兵周昌吉奏保德嬰城固守。

內省豪矜。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兵閒。狼狽走衛輝。依潞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著嚴行警戒。姜琛允予譴。

戍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籓歸國。山西糧儲道程奏。晉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允予劉之綸諡。

### 李自成僞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恃爲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營某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贖而緩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在外責成巡撫。痛禁索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僞官多係紳衿。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黔兵。

### 蔡懋德太原死節附舉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頗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急。錦鎮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時糾其懦。奉旨革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迴河上。



一無所爲。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澗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鎮候代。可以卸責。懋德不可。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攻圍三日。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大風。從東北角登城。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閒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衛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衆強之。懋德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諸生。爲懋德識拔。隸幕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歷丙子舉人。己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授儀曹郎。出爲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略。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旣死。闖恨公不殮屍。時加刃斷頸。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掬土掩之。賊退。始入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頗卓犖。甲申冬。得旨諡忠襄。予贈廕。與邑人王燾立祠。賜名雙忠。應時盛并附祀。燾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星伯。號湖日。萊州衛人。萬歷丙辰進士。歷仕至按察使僉事。改山西分巡。冀甯賊入太原。執公

至僞將軍劉所脅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蔡懋德、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牆土覆之。公無子。無人爲請卹者。丁雄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騶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嘗以書相餉。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惟清執不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尙浮沉郎署。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啓禎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尙書張慎言之子也。爲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錄陳郡屠戮。贈關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德璟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着戴罪立功自贖。

十二辛未。順天撫楊奏。飢民焚掠。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

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

二十萬。著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

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傳達京師。賊遣僞官于山東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

民各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風聞若狂。

###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獻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真定保定。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擔欲卸。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上諭院部寇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爲民戴者。可許留任。責令募練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闕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 馬嘉植疏

十七丙子。吏科馬嘉植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僥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爲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爲禍愈激。非知彼知己着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酌。以數世象養之兵。尙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况不能裹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尙搖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狼子驕悍。兩粵之閒。又增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

之。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懷慶。賊騎已叩固關。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

###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興、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騷、楊毓楫、何楷、聶明楷、周光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二十己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分州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總兵王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閣國輔等。賚餉往薊甯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卽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卽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分勅內官監制各鎮甯前。高起潛。連津。臨德。盧維甯。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德。彰德。王夢洵。大名。廣平。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報。鄒魯之間。土寇團聚。廿二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催解京邊正項。并改折贖。及周延儒。吳昌時。朱大典等。賊銀督解。諭刑部。張國維。附合罪輔。朦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催任濬速到任。

### 賊陷真定

廿三壬午。賊陷真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口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伺標登城。畫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劈獄請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城。收帑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真定。斬賊使。碎僞牌。

廿五甲申。總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著巡按設法。

廿六乙酉。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逃。遂止藻德等不遣。禮部奏桂惠二籓同走粵。著賫璽書慰問。

###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執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邦華明睿。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官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爲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未之從。卒能固守卻敵。宗

社晏然。時亨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亨之說爲非。則國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邦華之說爲非。則徽欽羅繫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輩否。不能。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亨目之爲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乎。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爲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卽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卽永定二年。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睿謂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卽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爲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者。人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時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玉、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王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王光

恩孔希賢、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閒。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尙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賊庶可滅也。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嗷嗷。未曾說着痛癢。惟此疏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延半月而及。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閒。中軍鼓譟。庸怯可知。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著革職。濬充爲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鑾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著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尙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用。諸生張鑾。來中左門。鑾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重臣輔之。諭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昌平民譟。焚劫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極殿。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

選科道。餘皆鍊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卿亞二。諭文武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全晉之破陷始聞。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職。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籓。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籓王捐貲守國。乃益府寇未薄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護籓遠遁。而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避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拱應護送回國。毋致失所。命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勅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



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籓、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實署。福周潞崇四王各棄籓南奔。衛師卜從吉南奔，駐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封疆重犯俱許蠲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蠲贖。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庸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其官兵八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甲乙史載初七唐通陛見，上慰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諭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祇聽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藏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書及假手濟貪，賄跡有據，卽指參拏問。

周遇吉甯武大戰

李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歎也。遇吉日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

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縛于市。磔焉。遂屠甯武。嬰穉不遺。自成旣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遺聞云。遇吉夫婦臨陣殲賊無數。抄本云。遇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遇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獲。不屈而死。

周遇吉傳附配劉氏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樵史作錦衣衛指揮籍。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夙稱戰將。夫人劉氏。饒勇多能。賊勢猖獗。請益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千叛將陳尙志迎賊。卽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偪甯武。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勢如破竹。志意甚驕。其視甯武一關。旣非雄險。而兵力又微。有摧枯拉朽耳。公晝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而邀之。賊不爲備。其前驅皆難民。斬殺已盡。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鋒雖挫。不卻。屢戰。始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旣盡。賊得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卽將城門闌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傷四驍將。闖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

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斃其肉。一作自刎。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五日。賊集頭目計曰。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子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賫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豫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颺集。比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莫不嚙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真是好漢。殺去我等數萬人。再若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諡忠武。祀旌忠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闔門親屬。盡化烟塵。合鎮兵民。悉罹鋒刃。死後賊猶嚙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蘄王夫人。勇矣。愧無其烈。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丙申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則本傳似爲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罵賊被磔。張國維率數騎南行。文學李若葵閣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朝論稱之。壬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甯武，周遇吉告急。公趨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甯武陷。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尙書，諡忠毅。

一載天啓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卽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遂自縊死。

### 初八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叛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鳴騶，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

納款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霍達走回京。是日大風霾晝晦。甲乙史云。執撫臣朱之馮殺之。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直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淮撫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啓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鎮總兵王通已潛遣騎賫降表迎賊矣。而公尙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各畫東西爲界。賊信急。飛章上告。城中忽布訛言。謂公疑宣人謀叛。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捍禦。見左右皆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賊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自起曳砲。見藥線孔。牢下鐵釘。知事不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樓簷下。衆棄其尸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濠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

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起。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膽略。旣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旣破城。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賊已爲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是日。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僞官梟首刎心。祭享先帝。衆各瀝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綾纏裹。及啓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垂幕中堂。次第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尙在。南都贈兵部尙書諡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善讀書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予書無定見也。以後悉倣此例。

###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北營各衙口。更于城上懸簾。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糶。凡勳監戚畹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私家。上報數目。

貯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係捐輸。又諭。緩兵需馬甚殷。勛戚文武各家。有強壯馬匹。不拘數目。連鞍轡進助。事平優敘。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爲修撰。兼戶兵科。給太監王國治火藥。有僞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遣牌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捆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戚璫助餉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真定之陷。甯武報至。畿輔震動。吳三桂以甯遠降大清。高起潛棄關走西山。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卽扼真定。澤清不從。卽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上按籍令勦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在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家計稍乏。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兌。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

淮口擒僞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以殉衆。燮自任守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守民。恃以屹然。

十一頌罪已詔。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然詔有三。姑書此。

己亥。上頌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象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頻仍。疫厲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竄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征。又濫罰浮刑。致民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有陷沒脅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餉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默然。上見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官。在廷諸人。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爲。城中人人自危。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每朝罷。輒歎曰。不可爲矣。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兵二部給發空箭五百張。軍前應用。勅印卽行撥鑄。給城軍半歲之糧。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者。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行省放。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周王薨于湖嘴舟中。

### 十二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鏐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鏐遂拔刀以自刎。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 十三城門設砲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砲。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榜諭訛言抵罪。吏部李遇知爲御史。

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 十四孝陵夜哭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忠賢遺骸。

####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霾。日色益暗。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爲兩半。撞于道上。一時閩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託夢于聖上者。此亦大異矣。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楨坐城樓。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勳衛卿貳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暫繳京師大震。自成行牌郡縣云。知會鄉鄰人民。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頭砲。即要正印官迎接。二砲鄉官迎接。三銃百姓迎接。仁和王載周王樞南行。

####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長永

獻熙

景宣

茂成

秦宏

康德

裕統

詔隆

永嘉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

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擊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卽命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內。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禁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闔數千人。守陣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氈罽飾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爲政。卿貳勳戚不得上。莫有料理者。賊檄南下。清河。沭陽。邳州。皆除僞官。

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鏐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鏐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鏐。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或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司禮太監王之心。隨卽拭去。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恆。鄭二陽。曾櫻于獄。復章正宸。瞿式相冠帶。味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游騎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寇至。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京軍五月無糧。一時驅守。率多不至。又守陴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卒。內城五堵一卒。率飢疲不堪任。異時敵至。或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沈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是旦。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浹霑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被佚。衆皆愕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于是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諱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豎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紳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聞于上。或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黃沙障天。忽而淒雨苦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益惶。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礮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廨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大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得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時左諭德揚士總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東平伯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繾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繾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及綾帳。上輒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繾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繾之出。仍繾下。勳語守璫王相堯禔。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爲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啓。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則二門亦隨破。或云王

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羣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

諸本皆云十八彰義門啓。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助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迫暮。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頗詳。且從者衆。故予亦從之。

###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閹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叮嚀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劍刃其肩。三砍而止。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爲出亡計。

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砲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衙衛遶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聞人辭焉。上嘆罵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將曙矣。乃回。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星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閱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嘆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人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脰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奎臥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太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入朱純臣家。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既入後苑內門大開。宮人內監紛紛奔出東華門。廠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大街。猶謂授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聞城中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聞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馳馬市中爲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猱升而上。孩兒軍者。卽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閔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輦金易憑文札。付爲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黨也。是夜。錦衣大堂尙出示禁訛言。而城中坑廁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陴。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時閣臣魏藻德。方傳單斂犒兵銀。方岳貢。范景文。適傳導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卽回寓。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衆遂閉戶。此初八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



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封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巖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一旦成空。乃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彎指門榜。大聲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卽日全軍俱反。待六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中厮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陣。時以無兵。俱將此輩應點耳。飲頃之。忽傳城陷。衆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順冒拒。被殺。鄉民大譁。羣聚與鬪。始知馬士英標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卽入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日入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班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太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

一云。叛監杜秩亨。選宦官以供使令。自成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在賊封定王爲宅安公。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爲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母皇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二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

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 宮人魏費節義

時宮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閒。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鈞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允。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宮人杜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又有張氏亦嬖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

### 廿一得先帝遺魄

己酉午刻。得先帝音。縊于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綢背心。白綢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烏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殊書諭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

有疑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載在廿二日止言墨書不云血。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書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旋茶菴覆以蓬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貞撫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僞文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答云諸公半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十三日辛亥乃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照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僞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抬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藁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時天地昏慘大風颳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鑄鑰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啓。癸未秋。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啓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髮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櫜奔逃。上又問。內臣又叩頭答云。想軍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于今日分毫不爽。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熾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疏。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閣監突前。其人徐行去。羣逐之。其人奔至庫門。卽入內。不見。諸璫視門。則又固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啓視。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咨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右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僞主笑口頓開。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踰三四金。廿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近午。王德化自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頰。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賊禮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劉貢士曉天文祕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士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文祕數。甲申聽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間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次日出平子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亨果叛。

廿三辛亥諸臣點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矮宋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慙然卻步。日晡自成出，據黼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天成、馬岱、婁襄、井宋、企郊、張璘、然、鞏、侯、恂、黎、志、陞、葉、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時董心葵爲首，率領百官朝見。自成時呼心葵稱慰再三，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爲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爲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自成戴尖領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鞵靴，坐于殿左。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鴻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牛金星將舊縉紳一部置于地下，執筆任意花

點。應遲者。用軍法。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詈曰。既已披剃。何又報名。衆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覈其數。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僞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僞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卽押到。劉方挾妓。權呼。不暇審鞫。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囚服羈繫。腹中餒甚。卽強項大僚。有拾兵士。饜餘以緩死者。家人輩謂主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挾重貲而逃者。亦不計其數。

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鍾。大理卿劉大鞏。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幟國子學錄錢位坤等。共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歸順舉人王仙芑。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篋。傅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等。共五十名。

秀才朝賀。僞尙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廿八。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企郊曰。諸職銜俱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

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以予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既絕望，于是以漸逃歸。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點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情，任人逃回。

### 廿四日壬子

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天街。次日卽死。夾木俱有棱，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之門立二柱，礫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坐，卽呼頭痛如劈，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前立，華蓋蟠龍，髮爪俱動，憇而止。是日，賊驅勛衛武職官，擄至平則門外斬首。

### 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閣改天祐等名。六部尙書爲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爲文諭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主事爲從政，布政爲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爲防禦使。一云：兵備改防禦使，尙寶爲尙契司，太常、鴻臚俱屬禮政，大僕寺爲驗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牧縣，爲令，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武臣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公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爲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僞尙書曰。契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殺爾。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爲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又收各牙牌。自務明光安令成字。

### 保定始陷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燒死。同知宗立。聞變。卽刻投繯。太監方正化。城頭被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經。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及于難。張氏婦女幼子老少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輦。抗賊被殺。高涇。被執。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爲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卽命中軍繒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爲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品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卽席。卽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卽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共綁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鎖田皇親府中。著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賊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錄最貧。亦迫招至百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主人卽無一面交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券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賊。皆劉敏政李牟二僞都督主其事。至卽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竟爲幕客歌唱狎暱。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少年面白者。爲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

野史云。賊派餉各官。無論用否。俱責。如言不辨。卽夾。有夾于各營官兵。有夾于監押健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鷄在鍋。廿七日。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繫劉李二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辦事。衛幕至雜流。夾俱竟日夜不放。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婢。獲免。不用。張忻未刑。而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卽死。顧鉉被夾。其僕竊費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詞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宏。李明睿也。高斗光者。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鳳翔。雷躍。

龍、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翰、吳邦臣，不夾收擊。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効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繫者，於是吳履中、張鳳翔、盡數南歸。御史馮侯用、梁清宏、體甚肥，故釋夾卽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卽降而授官者，諸賊將長班審問，如云：其官有金，卽鎖去拷打。一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日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爲鄉導。本地鄉紳，如周鏘、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鐘、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籍沒無異。至青衿白戶，稍立門牆，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攜麻索，見面稍魁肥，卽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僞府，便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分爲五段，據稱以淫殺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嘻嘻自若。自貸贓事起，金銀既罄，繼以綢緞，疋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劫如此。四五日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驟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滿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砲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紀云。三月廿一。百官投到。凡勳衛懿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點勳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賊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概擲棄。衣服極新者。准價錢許。大緞匹不及兩外。羅減之前。門商舖。凡有鄉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蝻集野。草木爲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獄。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幹。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謁。琦數其罪。縛而齧割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僞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沒其家。僞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奸淫貪殺。民不欲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畿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衿紳受脅。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恃郵傳。人始憤痛思舊矣。

姦淫

賊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爲拏去。或哀求還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污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鍋爨。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愛則置樓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摟一人。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衆鬪者。亦死。安福衙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脫走。惟殉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僞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亂下。僞官苦不可言。美者攜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後來者用。婦女服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清潔耳。

燕都日記云。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爲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其頸。門衛甚嚴。卽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恣行淫戲。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無忌矣。

新世宏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卽昇擁城上。挨次行姦。循環不已。婦人卽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

先是廿三。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僞禮府鞏煇。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煇故陝西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鍾自侈爲得意之語。四月初一。宋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大位未正。恐事有中變。勸自成會同禮府鞏情出示。定十七舉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園丘。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遷太祖神位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神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降臣鞏情。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唾罵。

或持黃袍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雕龍若將下噉。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六九日朝集。然遲遲未正南面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陷。咎徵亦何可誣也。

賊僞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子中。密置大內。令人簡得。佯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知新天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十。鞏出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二日。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忽傳登極。預設鹵簿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追尊七代妣考爲帝后。六政府各一赦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 選陞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修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

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瑄、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改爲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朗鏐、張懋爵、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學、郭萬象、王顯、楊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尙契卿葉初春、學祿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

三月廿七乙卯

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時僞國公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闖多擁金帛。自豐積。宗敏覲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記。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毓宗倡降。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且云馮津撫倡義。曹帥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勳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城頭防海兵大噪。劫餉庫盡。毆廷彥幾死。先是馮元颺爲天津撫臣。聞京城變。聚將士泣血誓勿二。門下已無一人。應之。津道原毓宗。秦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母爲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卽張皇賊勢相離間。及都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大揭黃旗。城櫓署之曰天壁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

紙書民順綴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兵邀截之。逼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總兵婁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武場。源復就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馮元颺。皆在羣論以大義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退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二意爲千載榮辱之關。不可不決。唐回書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已。家慈年八十有三。吾兄過敵地。幸婉曲慰之。有子死國。勿過傷也。彥止一子。方八月。源欲竭力保全回籍。彥不從。傷哉。

###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未有失德。頃緣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殞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弟多豪。賊不先窺。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爭長。江之險耶。况有我蜀據其首。走西安纔七日也。而楚豫橫其腹。甘甯蝕其心。江東老成尙有人。義旗一舉。彼擣此擊。克復直指。顧閒耳。而議者不察。以賊有成焉。其亦借賊爲富貴之資也。

###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誤君之事。若是矣。前寓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爲託。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餉。故爲原毓宗誘去。然將軍所部健丁五百如父子。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僞官佈列。皆爲無籍。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爲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功。亦計日可集。嗟乎。鼎湖龍去。青宮壘囚。敷天掩泣之時。正臣子捐軀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旃自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紀云。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舉人。出題天下歸仁焉。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鄉試候旨定期。卽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僞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一云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卽發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充斥。臨淄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僞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僞將白某往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僞將軍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中軍梅某。推官鐘性樸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濱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乞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爲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數造冊。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愬甚。躬叩劉宗敏。李牟。求其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鬪志。逆闖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勳戚大臣皆殺之。于是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戚畹官都指揮以上。錦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貢。邱瑜。予繩自縊。以戚畹女婦配給軍卒。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纍纍坐于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乃釋。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劉宗敏繼後。惟留李牟。牛金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月二十。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戒懼。密聞于自成。

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秦之漢中人。頗有智略。陰養死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自成。其助告人以李賊不足爲。又言秦縉紳士爲賊辱。皆如都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密雲。何瑞徵以望日參牛金星。金星諭訛言四起。各自謹懼。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人思竊逃矣。

大事記云。新城士賊王銘盤。以數千橫行韓家樹一帶。道路爲梗。是時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事稍遲。聞賊猝至。乃掠舟西行入海。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鑄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迂曰。三千七百萬錠。捐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肩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子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卽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閒道南下。癸未進士王道成。山西平楊縣人。城破。降賊。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時衡籬尙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擁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急。留守賊于京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嚴。

廿五壬午

僞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回京。有朱師欽者。慶藩宗室。爲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僞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徵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驤。暗相糾結。諸生謝陞。一呼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僞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大事記云。竟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泊頭秀才郭樹家富。賊械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午後。運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羣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時。已射傷。臥長桌上。用被疊覆手足而出。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數十里之外。卽遭殺掠。賊先于宮中列砲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賊飛馬殺人。百姓各以牀几室塞巷口。或持挺突出擊之。須臾。九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胥斃。城外草場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耳。從賊僞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至午刻盡出。又云。西戌之閒。逆闖擁大兵出前門。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尙有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攫無遺。午閒。九門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爲百姓所殺。凡二千餘。樵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好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卽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僞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爲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閒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膽益張。只以三四人。或五六人。便來到任。詭言大兵在後。卽至。地方官聞風先遁。而僞官儼然南面矣。

賊不識字。其僞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施事務訛事。驚有戶部吳篋。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譁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賊謀劫漕。漕河中涸。賊得花缸。去花以爲馬槽。無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盞。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黃巢。蓋盜賊之性。本無霸王之略。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

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 李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憤李賊所至掘陵塚甫蒞延安卽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骸骼何在初噤不吐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報者掘視則膚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刀剉而糞瀦之。

### 李自成謠讖

宋獻策云我主止可爲馬上王。溷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興。遇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入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鴈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讖概可信矣。

###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說。蓋關乎時之盛衰者也。前代無論矣。卽崇禎季年。私錢盛行。大如鵝眼。每貫八分。予竊謂賤之至此。寶失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是隱示崇禎之後。卽有闖寇也。然闖寇之不久。亦可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成太昌。又鑄九璽。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神有司之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旣重且大。民間不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市零星之物。甚爲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

世內爲寶人閒不行。豈足爲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馬瑞之母見小錢而歎明衰真有識哉。

吳三桂請清兵始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膂力絕倫。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甯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彝丁突騎數千。尤爲雄悍。敵望之輒遁。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撤甯遠守關門。三桂與薊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復失。甯遠勢孤。難守。宜撤甯遠兵民入守關門。卽京師猝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譁。諸閣臣尤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撤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卽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徙甯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賚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闖任。非眞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賓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逃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壁。負鎖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惜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于括也。故爲爾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寫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將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孝不成。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僞官。三桂從之。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卽日遣賊將挈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降仕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大清主許之。四月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致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毗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奪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



之。豈非忠孝媿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往苻。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隳厓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百拜。初九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令親征。十三庚午。與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號八十萬。出京往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師。刻期勦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七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民詭爲軍士。多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頃之。自成薄外營。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至是趨之。至大清之九王。卽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途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裕兩王計曰。豈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邪。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統大衆親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覘動靜。遂頓兵不進。駐營于歡喜嶺。高張旗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九王猶未信。請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卽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馳入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插血斬衣。折箭爲誓。三桂爲前鋒。九王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入關。盡髡其民。開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尙未盡薙髮。恐無以

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闊如三指。纏之于身。以爲暗記。然布亦不能猝辨。卽以裹足布裂用之。約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王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爲前鋒。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僞一以覘自成之強弱。欲坐收漁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雖劉宗敏勇敢。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恣意淫掠。身各懷重貲。無有鬪志。故爾大敗。屍橫八十餘里。馬無置足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必獻之于師。恐懷金既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二十一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卽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自成遂旋師。三桂頓兵不前。是以自成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移檄密告遠近。自成聞報。驅百姓于崇文宣武門外。毀折民房及牛馬。二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三十日丁亥。自成西奔。五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大清國帥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逸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貲爲三桂家發喪。每棺衣衾各費百兩。初二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祖

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三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兵前導者。城上已滿插白標矣。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於地。乃潛走出。至初五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投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癸巳始爲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謚號議葬隧。俟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維炳等推舉李明睿。卽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帝尙未收殮。明日卽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主何以哭臨。無謚號何以題神主。明睿聞言大慟。王義之。卽命議謚于朝房。謚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廟。初六至初八三日。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衆以田皇妃墳宏廠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甲乙史云。初五日。庶吉高珩、李呈祥、訪王鰲永議號。鰲永曰。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滯通灣。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修崇禎史。爾儼曰。詹翰一體。請書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祚、林增志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其祖鑛。兵部尙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右決事。故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執令箭送至通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焉。○吳三桂追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爲哭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肅諸儀曹浴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言。儼然卽真。朱朝鐸者。宗室。

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五月初七甲午。大清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楊仕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概不致詰。十二己亥。三桂旋師入燕。十五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頭。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錢數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予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迨戰敗。卽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如是。則戰時尙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一云。自成回京後。聞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襄。是在議和後也。則議和時襄尙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略遺聞。俱載自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爲朝廷雪恥。大清不允。三桂力懇。大清曰。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士庶傷心。神人共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

腦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大清主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挂孝。復進謁大清主。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云。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祖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賜以綵緞二十疋。黃金二十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身享令名。功業奕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後悔噬臍。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曰。將軍久在邊關。功高汗馬。豈意奸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新主豁達宏博。網羅英豪。雖無堯舜之仁。頗有湯武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即當封拜。位在諸臣之上矣。三桂佯喜曰。前日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遂致決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幸將軍駕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挽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捲甲趨朝耳。通曰。通雖駑弱。願隨鞭鉞。三桂曰。桂業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大兵先出。東兵恃桂相助。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戰可滅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忽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通遁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罄擣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又榜文一道。平西親王吳爲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闖李自成。戕主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用躋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辜大清戡暴安民之意。數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絡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爲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誠。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未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語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卽十北京不敵一秦中險固。爲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星曰。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議我輩者。亦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宮中四處積聚竹木桐油硝磺等件。以備舉火之用。百姓聞之。大駭。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閣宮放火。僞官惟山陝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順成門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途中大肆焚掠。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踐踏死者。積尸成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956B

上海圖書館



